

巴黎郊区·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坊内·正在制作中的“茶人的旅行硬箱”静静被在摆工匠的工作台上·
时间讲述着手工的故事·以及茶的旅行·摄影：秦乾



JOURNEY IN TIME WITH TEA

茶旅之源

策划/撰文: Dao

茶本安静, 我们对茶的渴望, 从未远离我们对美的渴求。
Tea is quiet and our thirst for tea is never far from our craving for beauty.
— James Norwood Pratt

茶中有静。茶人必须耐心筛选、烹煮、等待、品尝, 所以饮茶有了磨炼心性的意味。“茶要清、心要静、器要精, 做好茶不容易, 喝一杯好茶, 从冲泡至品饮, 更算得上一连串艺术的极致展现。”王德传茶庄第五代传人王俊钦说。他想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, 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, 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; 另一个意味是心境, 在茶境中追求适意。

茶中有禅。茶中之禅浸透了雅士的价值观念、人生态度乃至行为方式。设计师陈幼坚说, 茶本身是一种旅行。文人雅士饮茶, 一面看出他们委顺于世、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, 一面在茶中得到逍遥闲适之情趣, 甚至空静澄明的禅悦之境。

茶中有精神。王俊钦、陈幼坚, 他们对茶有强烈的依恋, 以一种洒脱豁达、无拘无束的自由心态投身其中——来自不同城市与领域的他们, 一样开始了与路易威登的合作, 因为他们找到了沟通情感的媒介, 那就是茶。

陈幼坚设计了路易威登特别订制“茶之旅”茶道硬箱, 用六种感官体验来完成“茶之旅”的叙述。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, 邀集台湾各界职人共同创作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”以及“品茗硬箱11件组”, 以乌龙茶工艺为轴心, 完整呈现了中国工夫茶的艺术之美。

这是一趟用手工完成的茶之旅, 或许已超出了茶本身的概念。这是一趟精神的返乡之旅, 却让传统的茶拥有了“当下感”, 成为一次对“真性”的生活美学的探索。

在香港与上海, 《生活》分别听他们讲述了以“茶”为美学之源的故事。寻找茶的源头, 也是找寻中国人精神的源地。

A MINDFUL JOURNEY
茶，伴旅行回甘

采访·撰文·Dao 图片提供·王德传茶庄 肖像摄影·刘志怀

他想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，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，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
其次是心境，在茶境中追求适意。



坐酌泠冷水，看煎瑟瑟尘。
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。



台北，王德传茶庄，简练的空间设计，在现代感中透露出百年老店的气质；没有矫揉造作的姿态，有的是亲切的微笑，专业的说明，真诚的好茶。古老文化与现在生活方式接上了轨。

故事从1862年开始，创始人王德传从福建晋江渡海，在台南府城建了自己的第一家茶庄。百多年的承传，王家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一代代茶人投入心血，不仅是家族对专业的坚持与尊重，也包含期望。茶庄第五代传人王俊钦从中体悟到以一个新的方法，来诠释传统中国茶，让茶叶面对新一代茶客与新的生活氛围。于是2002年，台北有了全新的“王德传茶庄”。

王俊钦喜欢用的一句话是，“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”。他说做好茶不容易，喝一杯好茶，从冲泡至品饮，更算得上一连串艺术的极致展现，“茶要清、心要静、器要精”。自由自在的一个意味，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——他把自己的“新茶生活风格”从台北带到上海，2010年，开起了王德传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店；而今年，王德传茶庄与路易威登合作，打造了两款订制硬箱——让好茶可以随时随地与茶人为伴。箱子收纳最能展现中国茶工艺极致的六款经典乌龙茶，以及最能品饮乌龙茶风韵的36件“工夫泡”系列茶具。王俊钦邀集台湾各界的爱茶职人，用现代工艺和当代材质，复刻宋明以来品饮乌龙茶的“工夫泡”经典茶具，每一件，都以手工费时打造。

上海，我们终于与王俊钦约定了采访。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里，统一红色的包装，黑色的货架，视觉冲击力，让人无法不去注视它。“这款文山包种有一股兰花香，这跟你以前喝到的肯定不一样。”王俊钦奉茶。茶一出汤，清凉悦人。

“茶人在茶的世界里很简单。”王俊钦说，心境，是自由自在的更深层意味。

《生活》：茶从什么时候开始占据您的记忆？

王俊钦：我是第五代传人，从小在茶庄长大，跟着大人喝。（《生活》：您有天赋去判断茶的品质？）这点不敢说。我们老家在1862年，从福建省迁移到台湾省台南。台南人那时候比较有钱，所以在吃东西上比较讲究，强调原味：要吃的是“食物”，而不是“食品”。这一点习惯被沿袭下来。在王德传茶庄的茶里，绝对不加化学物；即便是花茶，我们也只用新鲜的花，没有其他的東西，用宋代古法去做。

《生活》：您有没有遇过有人在王德传茶庄里，被茶打开味蕾，感受到那种“一瞬间豁然开朗的醍醐味”？

王俊钦：这种感觉在台湾其实比较少，因为台湾人几乎都喝茶，只是喝的多与少的区别。我们从小喝茶，因为茶取得太容易：台湾省的中央山脉，三分之一产茶。它们看上去稀松平常。

《生活》：对于茶文化，台湾省与祖国内地有什么不同的理解？

王俊钦：台湾人觉得喝茶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喝到已经很“自在”的状态；相对来说，咖啡是外来物。但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，会觉得喝茶的习惯老套。他们说喝“老人茶”，因为他们从小看到大：爷爷是这样喝，爸爸是这样喝，所以觉得茶“老了”。而在祖国内地，中间有一个断层，现在，茶复兴了，而且复兴的不只是茶文化，还有国学。不同的地方都在办“私塾课”，教大家读中国经典。

再回到我之前讲的台湾年轻人。2013年，我做了一次努力：台湾的夏天非常热，你让他们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喝热茶，不可能！所以我开记者会告诉大家，“茶，可以喝冷的”。那时，台湾人从没有听说过和想象过喝冷茶，并且是非常忌讳的，觉得“伤身”。我用3天时间的记者会，把怎样喝“冷泡茶”告诉大家。台湾的便利商店，以前有三个冰柜放碳酸饮料，现在，三个柜子里，有两个放的是无糖饮料，是茶。然后呢，路边的连锁店也开始卖茶。

年轻人可能会往茶里加一些糖，但随着年纪上去，积累多了，身体健康的负荷受不了了，他们会慢慢选择不加糖，慢慢选择茶的原味。接触茶，不可能一下子跳到90分的茶叶——但，要把喝茶的基础先做好，把喝茶的可能性先打开。

《生活》：可以自信地说，台湾的茶文化是很乐观的？

王俊钦：对。现在，哪怕星巴克都在卖茶，这都是从台湾省开始试验的。大概五六年前，他们开始在台湾卖红茶、绿茶、东方美人。刚开始一定要这样，先喝起来，无论一开始他喝什么样的茶，无论一开始他是不是附庸风雅，从无法立即理解到豁然开朗，最后，相信喝茶的人会发现茶的本质。



左页上：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，邀集台湾各界职人共同创作的“品茗硬箱11件组”
本页：位于上海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，架上的茶具说着茶人的精细追求与持志之心



位于上海新天地的王德传茶庄里，统一红色的包装，黑色的货架，视觉冲击力，让人无法不去注视它



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作坊内，工匠正制作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”，摄影：秦戟

《生活》：您与路易威登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？“茶人的旅行硬箱”，以及“品茗硬箱”如何孕育而生？

王俊钦：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合作。从两三年前开始，路易威登会做一些分享活动，他们想到关于“茶”的主题，于是想到王德传茶庄。在台湾省，在中国内地，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。茶是全世界的显学，路易威登关注文化的东西。

陆羽当时的“24种器具”里，最后一个就是“都篮”，因装下全部器具而得名。饮茶完毕后，篮子可以收贮所有茶具，携带方便，可备出差郊游之用。潮州当年很多人下南洋，都随身带着茶具出去，所以现在工夫茶在南洋一带也非常流行……

我说“要自由自在地喝一杯好茶”，茶人在旅行中，也需要一个好用、好看的旅行箱，把可以泡茶的器具放在里面，但以往，我很难找到一个合用的箱子，所有茶具都凌乱地丢在里面，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到。于是，我们有了与路易威登合作的这个计划。

《生活》：您在这两个硬箱中收纳了很多茶具，这背后有什么故事？与台湾茶的文化有什么联系？

王俊钦：台湾的泡茶道都来源于潮州的工夫茶。台湾人还有个习惯：客人来了，一定要拿出茶具来招待。这是台湾人的待客之道，我们叫做“奉茶”。就算在乡间小道，有路过不认识的人，也要奉上一杯粗茶。这是奉茶的精神。

宋徽宗说，人一定吃饱了，有了闲工夫，才有时间喝茶，静静品味。1980年代是台湾省经济最发达的时候，台湾人在那个年代发展出一个文化，叫做“茶艺”。泡茶是有技巧的，有人开始学习怎么样把茶泡好，时间、温度，于是也有了茶具开始有讲究。

陆羽强调煮茶，在《茶经》中列出了茶事所用的24种器具。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；碗是品茶的工具。宋代有了点茶法，那使用到的茶具是怎么样的呢？茶碾、茶则、茶笏、茶盏……我们从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就可以看到，这个茶痴皇帝对茶具的选择是多么的在行。饮茶的茶盏，釉色有黑、酱、青、白……黑釉盏尤受推崇，因为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色乳沫，白色的乳沫和黑色的茶盏色调分明，最好看！到了明朝以后，撮泡法出现了，基本就跟我们现在泡茶差不多了。茶泡法更加自由，衍生出来了许多新的茶具，出现了“杯子”。清朝最富裕的时代，北方有很多茶馆，人们开始用盖碗……对茶具的追求，是为了喝一杯好茶。

与路易威登合作的“茶人的旅行硬箱”以及个人喝茶专用的“品茗硬箱”，收纳其中的是最能展现中国茶艺极致的6款经典乌龙茶，还有最能品饮出乌龙茶极致风味的36件“工夫泡”茶具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样来泡茶，是能增加茶的风味的——用数字来说明吧，假如你买到的是60分的茶，用这些茶具，你可以喝到70分的茶；如果你买到的是90分的茶，用马克杯，你喝到的依然是90分的茶；如果90分的茶，用这些茶具，那么你喝到的，是99分的茶。一个人与茶接触久了，认同了茶的好，那么他就会认为，这些茶具是生活中必要的。

《生活》：具体来说您选择在箱子里放了哪些物件？

王俊钦：六大茶系中，乌龙茶产量最为稀少，制作工艺亦最为繁复与费时。“茶人的旅行硬箱”珍藏了6款名品乌龙茶。

“水为茶之母，器为茶之父”，要泡好茶，最难是煮水的功夫，去耳朵听，一沸，二沸，三沸——三沸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水“啵啵啵”的跳动——你会感觉到茶是有生命的。龙眼炭、银壶起火煮煮的水甘甜，是沏好茶的第一工夫。我们邀请职人手做打造的提梁煮水银壶，改良自工夫茶四宝中的枫溪砂铫，银制让壶身带有现代艺术的写意感。金属雕塑师戴宏洋设计了鼓型金属起炭炉。铜是一个有故事感和味道的材质，会随使用频率逐渐展现丰富成色；铜制的起炭炉高温成型，烧制出仿岩石的冷色纹路——让银壶与铜炉精神一致。

里面还有我收藏的1970年代宜兴紫砂老壶。台湾制笔名家郭小小特制了养壶笔，用来均匀茶壶整体成色，是爱茶之人的心头之物。箱内还有以文房四宝之砚台为灵感，可收纳茶汤的金属方圆砚壶承、大理石盖置、青花瓷杯、锡制茶托、茶针、茶则、竹编扇、蔺草编茶席……都是手工订制的，讲究细节和自然美感，再透过茶人的使用，让器物富有时光况味与灵性。

“品茗硬箱”针对单独行茶的茶人设计，包含着梨山乌龙与手工炭焙冻顶安尚乌龙两款乌龙茶，还有新生代陶艺家黄嘉男设计的柴烧个人茶具组，以及蔺草工艺家郑满足女士编织创作的蔺草茶席。

《生活》：茶与视觉美感不可分割。

王俊钦：是的，譬如柴烧作品，重点是欣赏它的火痕、落灰、流釉、金属光泽，乃至开片等细节之美。柴烧茶具盛茶，利于茶汤层次表现；手持起来又极为轻巧、优雅。职人讲究工艺细节，黄嘉男的柴烧，薄胎制作，壶型优雅，特别修饰茶壶肩线，让它看起来更加圆润……一件柴烧作品的生成，有太多人为不可掌握的因素，所有美艺都为自然天成。

《生活》：在箱子的设计上又有哪些细微之美？

王俊钦：做箱子是路易威登的专业，我们则是提供了真正好的茶具；路易威登的工坊根据我们的想法做了专业的设计。千百年来，茶一直是靠“手工”的，每一个关键点都需要靠人来判断：采茶要闻，判断阳光、雾……看茶制茶，仰赖老经验制茶师的各项细节付度。茶的背后是手工之美，出自对制茶的坚定信念，以及对爱茶人的细腻关照，所以箱子，我们也要找“手工”制作的。

《生活》：这是一趟一起寻找茶的源头的旅行。

王俊钦：也是找寻精神的源地。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，让我们去看雅致的、古典的生活，延续千年“茶”所代表的精神向往。

王俊钦 Avis Wang

王德传茶庄第五代传人，自五岁开始学茶，立志多方专研精进茶艺。2002年在台湾省重新打造王德传茶庄，结合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品味，完整呈现茶的丰富内涵与崭新面貌。王德传茶庄“看茶制茶”，附以百年经验传承，在道地的产区风情之中发现别出心裁的新意，尤其又以手工炭焙茶品还原从前烘焙技术，烘出炭火慢焙特有的纯净圆润。以多年专研茶艺与茶道心得，王俊钦为路易威登旅行箱作品担任策划，邀集台湾各界职人，共创品饮乌龙茶的美艺之作——“茶人的旅行硬箱33件组”以及“品茗硬箱11件组”，以茶人与职人共有的持志之心、爱物惜物的巧手，以乌龙茶艺为轴心，完整呈现中国工夫茶的艺术之美。



A MIRROR OF SOUL

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

采访·撰文：Dao 肖像摄影：Wilson Au 图片提供：陈幼坚设计工作室

他说饮茶，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，都是一种全方位的感官经验。

这次面对自己要讲的故事，他用“茶”来解释其中的缘分。

世事皆为洞明。这种心态表现在他饮茶的时候——几十年来，饮茶是陈幼坚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饮茶的过程里，酸甜苦辣调太和，掌握迟速量中。他更爱的是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”的状态。

香港湾仔，告士打道夏慤大厦1901，陈幼坚（Alan Chan）的工作室，也是Gallery 27的所在，落地窗前，维港一览无遗。究竟接受过多少次访问，陈幼坚记不清，所以在采访前，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找个新的话题和角度，这样他才会觉得“有趣一点”——我们从Gallery 27聊起，毕竟这个地方，中国内地媒体鲜有涉足。

Gallery 27是一个由平面设计启发的创意与美学展示平台。事实上这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连接：设计工作室和艺术画廊，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法则下运营——前者表达信息，需要被用户理解，而后者则是为了表达自我，有着主人自私与任性的可爱。陈幼坚说：“在这个空间里大家会看到我的一部分收藏品，更重要的是这里也会做一些展览。我会尽量在画廊里边不推我自己的作品，意思是，开这个画廊不是用来捧我自己的艺术的，它用来推广从艺术到文化、设计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。我也会带一些内地艺术家的作品到香港。”他坦言，自己早已到了回馈社会的年纪。

陈幼坚对“27”这个数字情有独钟，这不仅是他和太太的生日日期，也是女儿结婚的日子。2010年，他创立了品牌“World of 27”，自那以后，他在香港、上海等地都有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空间。Gallery 27是其中一处。采访后的第二天，我们前往2015年11月开幕的Space 27。它位于香港鲗鱼涌，一栋1960年代兴建的工业大厦内，700平方米，在设计上保留了大厦原有的外露横梁结构，延续其工业特色；而全白的油漆墙身，京都式“雪见障子”风格的磨砂玻璃门，阳光从中投射出自然光影——这种巧妙的东方美学应用成为Space 27的设计特色。

Space 27的意义与Gallery 27似有相同；而在陈幼坚的“第二故乡”上海，陕西北路某处花园洋房内的Garden 27是另一种气质，更像他的“花花世界”。这里收录了诸多陈幼坚收藏的精美设计，家具、时装、珠宝、高级香氛等等应有尽有，包括他从伦敦、巴黎、纽约和东京挑选回来的复古精品。整个空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，但却极为和谐；不得不承认，任何事物经由陈幼坚之手后，让人觉得格外舒服，大到整体风格的把控，小到一个花瓶在桌子上的布局。陈幼坚感慨，任何感性的事，从来都是心之所往，毫无刻意造作的成分。

“虽然这些艺术空间看上去很美，事实上每一个都是亏了钱的，”他告诉我们，不过，“做人不能太贪心，知道自己每个月的盈亏比例就可以了，没必要所有的项目都是赚钱的，更何况这些本身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，如果增加太多的商业目的，就会变了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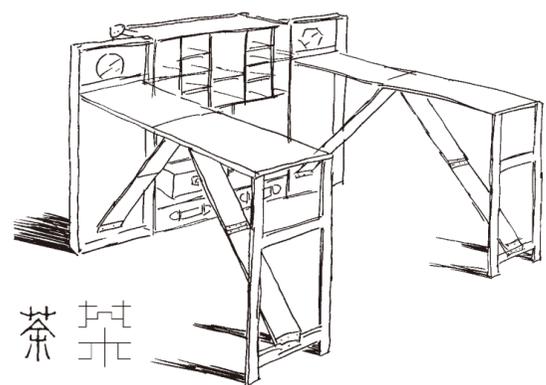
我猜想可能是凭借一份良好的心态，在商业场上征战多年，陈幼坚生活得更加随性。正如他所说：“60岁之后，很多事我就想得更通透了。人生是短暂的，如果还不用心去享受的话，岂不是浪费了我前几十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吗？”

世事皆为洞明。这种心态表现在他饮茶的时候——几十年来，饮茶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但不得不说，他更爱的，是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”的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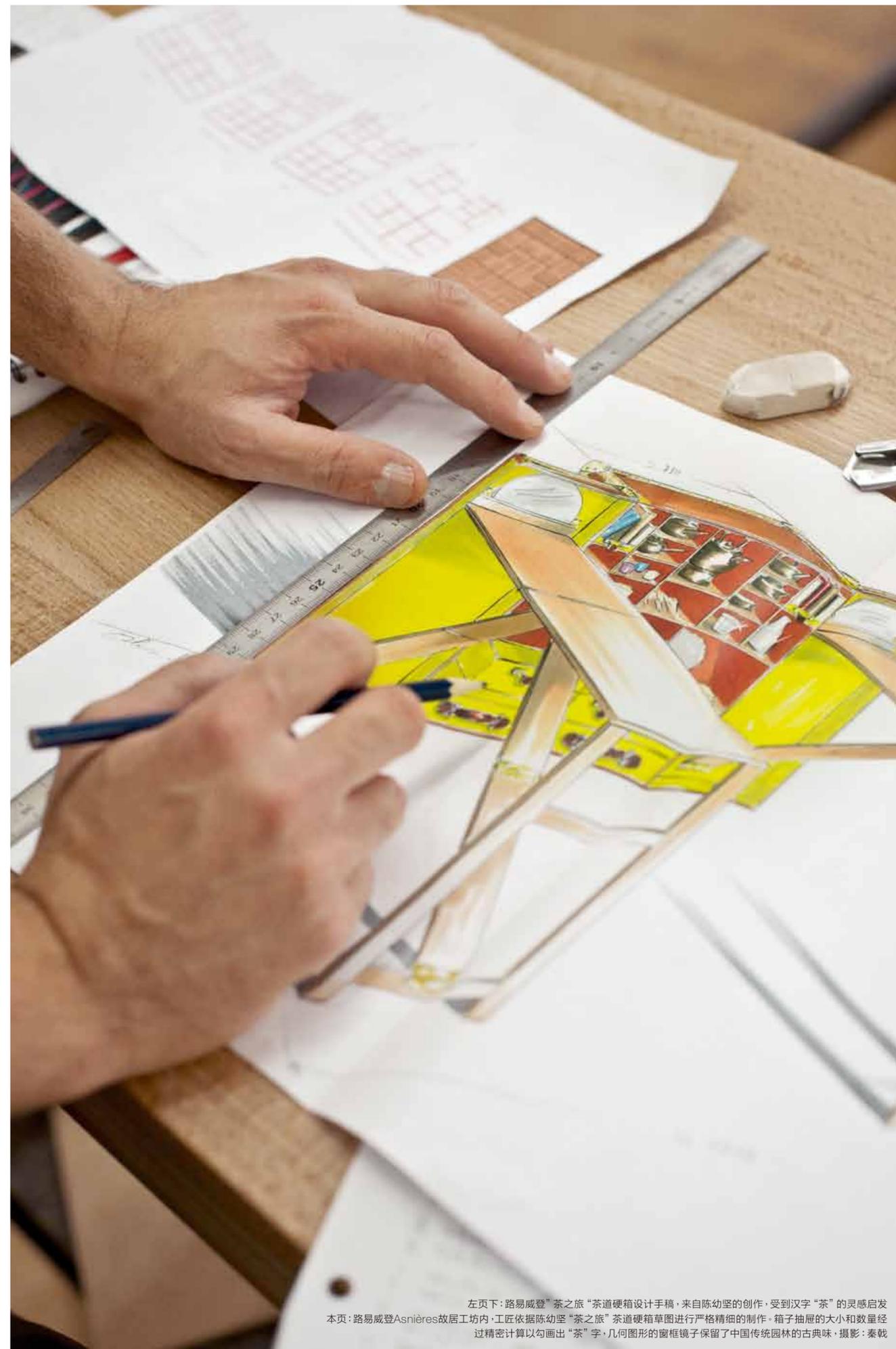
“每天用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和自己单独相处，一根雪茄，一杯茶。这个时候我可以思考很多，或者什么都不思考啊……别人抽雪茄配白兰地，但我选普洱，加一块黄糖。你一定没有试过，这是我的独创。你不会想到口感有多么匹配！”饮茶的过程里，酸甜苦辣调太和，掌握迟速量中。

这种心态也直接表现于他的作品里，一种越发轻松、化繁为简的心境。陈幼坚最近的这十年，几乎是在突破禁锢与自我，实现“随意的表达”。他努力试图将商业设计的禁锢打破，碰撞出艺术的火花。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作品《英雄所见略同》，他把阿迪达斯和耐克、麦当劳和肯德基、微软和苹果的LOGO对调，用幽默的方式带给人全新的体验。一年后的《因为生活》个展中，他进一步诠释了这种无拘无束，“因为生活，怎么样都可以。”

怎么样都可以，他用一种组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、记忆和情感：茶，以及旅行箱。



茶 桌



左页下：路易威登“茶之旅”茶道硬箱设计手稿，来自陈幼坚的创作，受到汉字“茶”的灵感启发
本页：路易威登Asnières故居工坊内，工匠依据陈幼坚“茶之旅”茶道硬箱草图进行严格精细的制作。箱子抽屉的大小和数量经过精密计算以勾画出“茶”字，几何图形的窗框镜子保留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古典味，摄影：秦戟



正在制作中由陈幼坚设计的路易威登“茶之旅”茶道硬箱，以及陈幼坚挑选、置于箱内的物件，摄影：秦戟



陈幼坚银质茶具收藏。他从1987年开始做茶的项目，在其作品里，“茶”的主题占了不少数量与重要位置

